

如果我不让

□阿苏越尔

我习惯性地往里挪动一下。其实店里并不拥挤,一边三张桌子,中间预留了宽绰的过道。

给别人留有余地,是我与生俱来的优点。我最引以为豪的一次是给云雾让道;那天,脚尖刚爬上雨后的山顶,一阵浩荡的云雾就从山谷里涌上来,雾头是那么的捉急忙慌,仿佛是身背全家性命赶赴一次命运的机遇,有那么一瞬间,我甚至听到了云雾胸口呼呼呼的吐纳声。我不忍破坏这样浑然一体的壮观景象,知趣地闪退到一边,实现了一次云雾与从天上俯冲而下的白云在山头的胜利会师。我分明看见,天上的白云朝我颌首示意。移步之劳,就这么意外得到来自天上的首肯,这让我戴着红领巾在地上攀爬了一个早上的少年有些激动难安。

店里没有人知道我给云雾让道的事儿。此时,我点的四个包子已经端上桌,热气腾腾的,恍惚那一年的云雾重现眼前,我差点误以为对从前的思念太切,惹得时光倒流,有站起来让桌的一丝冲动。我点的一小碗刀削面还在厨房里操作着。邻桌两个男食客正在对面吃着面条,应该还点了一笼包子。我听见他们相互推让包子,背对我的年青人说,还有两个你吃吧。年龄稍大、面朝我这边的那一个一边吞嚼着口中的包子,一边辩让道,你吃吧,我这个都是勉为其难了。很快,两个人就不再推让。当那个年青人迅速地站起来,熟练地掏出手机往墙上二维码那里扫码支付时,年长的那位将抹到下颌勒紧耳朵的口罩重新规整戴上,没有抢着去买单。好奇心促使我瞟了一眼他们的饭菜,你推我让的包子已不存在了。

我留了一个包子,预备着下刀削面吃。厨房里的脚步声响了出来,我以为自己点的刀削面到了,担心面汤泼身上,本能地想要避让。原来不是,是斜对面坐的妇女的。

妇女刚才还一直戴着口罩,但不妨碍嘴里起劲说话。应该是说给老板一家听的,只是老板一家两口忙着做生意,很少有闲搭茬,不知道她以为她一个人在对着空气说话。她的声音并不难听,说的内容一直围绕着孙子。她的亲家很忙,没有时间带孙子,她正在帮助带外孙。为此,她的亲家母感到很歉疚,多次说这说每个月给她发工资,外清的保姆每月1500元,她的亲家母答应给她每月2000元,她一口谢绝了。咋个可能嘛?两亲家哪个带孙子都该当仁不让的。她自言自语似的强调一句。直到面条端拢跟前,她才不得不停止叙说,双手合力取下来严严实实的口罩。晃眼看去,她的年龄

还没有过知天命的年纪。“呼噜噜”,吃面条的响声清脆悦耳,仿佛面汤里浸泡着她尚未说说的无限感慨。

冬日的阳光暖洋洋的,让人心生爱怜。刀削面端上桌时,我甚至有点端出去一边晒太阳一边吃的小冲动。那样做会不会显得另类?我右边坐着的大龄青年一碗面条吃了许久,始终慢悠悠地吃着,偶尔停下来翻看手机。他选择背对着街道,兴许是害怕遇见熟人,或许只是对街上的阳光毫无兴致。在询问老板结账时他也是不慌不忙,并没有马上站起来离开的意思。“18块钱!”老板的话音刚落,他的电话铃声抢着响起来了。他一改刚才的静态,立马站起来,一接上电话,他笔直的腰身就渐渐弯曲,从我这个方向看上去,他正面对一堵墙壁点头哈腰。

“啊啰啰,昨晚上开紧急会不是说好今天让我们组织人去计划烧山吗?我们已经通知下去,准备中午开干。什么?避开网上舆论高峰。领导,我说句实话,不要说网上,我们的村组干部都不是很乐意,他们抱怨到处烧得乌烟瘴气。哦,好嘛好嘛,我现在就在村上。”

或许是对自己最后撒的一个谎感到愧赧,他回头朝我眨了眨眼。我禁不住莞尔一笑。

我们俩一前一后走出了早餐店。在店门口,一个来买早餐的妇女随手将摩托横在了店门正中。不偏不倚,挡住了我俩的去路。大龄青年不知用什么办法跨了出去。想想我是个给云雾都要让道的人,我忍住没有破口大骂,耐心等待着她骑走。这时,不知是谁猛然飞起一只脚,踹翻了摩托。

这一脚同时把我踹回了40年前。那一天,如果我不让,天上的云和山上的雾,会不会也无情地把我踹倒在山顶呢?那样的话,云雾会否在我的身上留下那一大只来去无踪的脚印?

翻几页书再睡

□侯为标

经常听人说性格决定命运。在我看来,有的爱好或许也能改变人生。

因为偏科短板影响,高考铩羽而归,上大学的梦想破灭了。当时很不甘心,迫切想离开那个日出而作、日落而归,波澜不惊的偏僻小镇。不想在失望中无所事事,便整天沉醉在文学书籍中打发消磨时间,在能见度很低的煤油灯下,我阅读了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《凯旋在子夜》《沙海的绿茵》等书籍,也被火热的军营生活感动得辗转难眠。在人生最失意的时候,书本给我提供了现实生活世界的另一个世界。

那年冬天,像盼星星、盼月亮一样,终于等到从镇上广播里传来征兵的喜讯。好男儿志在四方,我踊跃报名,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。摸爬滚打之余,仍然坚持每天阅读和写作。没过多久,军区的报纸居然刊登了我写来反映新兵训练生活的一篇小散文。连长一高兴,当时就大声语气宣布,让炊事班午餐多加两个菜祝贺。自己也激动得好几晚上没睡好。

更幸运的是,正是这篇“豆腐块”文章,成为了我踏入文学入口的一张门票。新兵训练还未结束,就被破格选拔到师部宣传科,专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,从此和文字结下不解之缘。也为曾经“偏科”的我,找到了一丝心理安慰。当然,这只是漫长文字路上一个不错的起步和开头。

书到用时方恨少。每天和文字打

门前山茶舞东风

□唐雪元

得,母亲说:“生了女儿,总要嫁人的,不然妈妈怎么生你们呢?”姐出嫁那天,看着她一身新衣在鞭炮声中走出村子,想起小时候外婆教我唱的乡谣儿:“……生一个女,许东玩。大舅舅,来做媒;小舅舅,来扛箱。一扛扛到杨梅岭,看到婆家花屋顶;一扛扛到杨梅林,看到婆家花大门……”止不住滴下泪来。我们家吃饭的桌子上少了一人。

1990年9月,刚40岁的父亲突然撒手西去,一家天崩地裂胜过大厦倾。父亲走了,我们家吃饭的桌子上又少了一人。

父亲的离世,让本就贫寒的家,处境越发艰难,可母亲却非要供哥哥和我上学。她日渐消瘦的身体让我和哥哥在学习之余,学会了默默地承担家庭的各种农活。有一回,我不慎让柴刀砍着自己的脚背,鲜血直冒。哥哥赶忙找来苔藓止血,又撕了身上的衣服片条儿包扎伤口。我硬撑着一瘸一拐地将一捆柴火扛到了家。母亲见状,心疼不已,抱着我泪水长流。

村里开始有人家买彩电了,我们家连黑白的都买不起。晚上,只有我和哥哥在家时,母亲才舍得点电灯让我们在灯下做练习和看书。若我们不在,母亲便舍不得用电,只在黑暗中静坐……

那年读大学的哥哥开学在即,母亲借遍全村和身边的亲朋好友也凑不齐学费。母亲不甘心,决意打“同宗牌”一试试,“教导”哥哥上村中几位发达了的唐氏叔辈家再借。待哥哥垂头丧气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归家时,不等母亲发问,他神情沮丧地长叹一口气说:“姆妈,这个学我不上,我出去打工挣钱供雪元去读!”哥哥沉着脸说:“第一个叔辈的答复是‘钱都拿去买车购车俱了,无闲钱在手上;’第二个说‘贤侄,你可知如今借钱,是看了面子,还要看底子。中国有句老话,叫救急不救穷。就你家现在这光景,我只怕是有借无还哟!’第三个的回复更狠‘你爹在,我认你是侄,你爹不在了,我们的唐字自然也是分开写的!’”

母亲听后,紧咬嘴唇,热泪长流,对我们兄弟俩说:“今天借钱一事,你俩兄弟要永远记在脑子里,至死都不能忘记!一定要攒劲读书,读出一个名堂!如果有一天,你们兄弟像那路边的石头翻了身,有了出息,也永远不要忘了今天的耻辱!”

天黑了,母亲背回一大筐柴火,还带回2小窝怒放的花。顾不得擦一把汗,卸下竹筐把花精心种好。母亲让我把哥哥也叫来,然后温和而庄重地对我俩兄弟说:“这花我看到时,



《渔隐》30mm×50mm 黎妮

渔隐
乙亥冬黎妮

烟火长沙四方坪

□宋扬

四方坪街道在上个世纪50年代曾是长沙制药厂、搪瓷厂、肥皂厂、热水瓶厂等轻工企业聚集地。到本世纪初叶,才建为安置小区。2021年,通过提质改造,在种种现代媒体的传播及推介下,“四方坪商贸街夜市”一夜间走红网络,很快成为长沙市又一爆款网红打卡地。

农历历年正月初二的微雨中,我们抵达了提前预定好的位于四方坪商贸街附近的酒店。得知我们是专程来四方坪商贸街夜市,工作人员有些惊讶地望向我们说:“这个时候啊!可能还没有开业哟!”

既来之,则安之。我们既然跋涉千里而来,好歹得去看看。果然,营业中的店铺确如酒店前台工作人员所言,寥寥无几。一路走过去,户户卷帘门紧闭,我们只得悻悻离开。夜色缓至时,我们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踱向夜市,准备再试试运气。

那些门店虽依然大门紧闭,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,由临时推车组成的夜市一条巷中已是人头攒动,灯也亮起来了,各种小吃的味道在空气中混合酝酿,升腾着长沙人间烟火的温暖。我们走近了瞧,只见那“拉丝芝士玉米”,玉米粒颗颗饱满,加热后的芝士在老板手里像变魔术一样拉伸为丝,丝丝纠缠,欲断还连;那“大葱烤肥肠”,东北甜大葱穿着一件金黄的肠子,烤架上的肥肠

正滋滋冒油,切段,入口,大葱香甜可口,酸萝卜中和了肥肠的油腻,肠、葱、萝卜的搭配可谓天衣无缝;那在南京红极一时的梅花糕,顶着“南京排队王”的名号,吸引顾客的方式霸气侧漏——“长沙,我们来啦!”果然赢得饕客无数。

不止这些,“老北京爆肚”“东北烤冷面”“草原肚包肉”“新疆羊肉串儿”“老上海牛肉饼”“海南鲜椰汁”“台式姜撞奶”……各地小吃、饮品云集于此,皆受热捧。当然,生意最好的非“长沙臭豆腐”莫属,每一家卖臭豆腐的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龙。买到的,端着小盒,喜形于色;等待的,踮起脚,在估算啥时才能轮到自己时望眼欲穿。长沙是一座开放而包容的城市,既容纳天下美食,又彰显潇湘特色。

这条小巷长不过百米,我们边走边吃边逛,很快走了一个来回。一位卖特色炒面的大姐匆匆摆开锅灶,点火开张。我买下一份后,边等边与她攀谈,原来,她本计划初六营业,两个小时前,才从正在这里营业的朋友那里得知,今天的生意火爆到了近三年的天际线,她和丈夫就立即从长沙乡下赶回来了。她的话语是激动的。她忙碌着,脸上洋溢着劳而有获的笑容。那一刻,我隐隐觉得,那笑容,浓缩了四方坪夜市的所有餐饮从业者最朴实的现实满足,也浓缩了长沙这座人间烟火之城的未来与希望……

走进汉阳古镇

□冯国平

穿行在石板铺成的小街小巷中,两边的道上摆满了当地农副产品和各种精美竹编制品,而青神的竹编作为“非遗”保护项目,引来了众多的游客驻足观望。街道旁的老茶铺,乡音袅袅,斜倚竹椅喝茶聊天的老者更是悠然自得,一副长长的烟杆吸着装有叶子烟的土烟一闪一烁吐纳着岁月的时空。

古镇的街道和两边的房屋,无一不透出时代的沧桑感,散发着浓郁的历史气息。重新修建用木料搭成的戏台红顶红墙,楼台轩昂,十分气派。经年的川剧高腔,世事风云,似在诉说着一段岁月里的苦乐年华。四合院、吊脚楼、非遗铁匠铺、非遗杆秤,今天还保持着原始的生产,手工加工上半机械化技艺,春夏秋冬,周而复始。传承的人们始终不渝地坚守自己的信念“生命不息,传承技艺”。

古镇街道临街的铺面已年代久

远,房屋的大梁和主体略有倾斜,而古人造屋的排水设计的结构让这里的建筑干燥,从不潮湿,不得不让人佩服古人的精湛的艺术。风雨的飘戈和岁月的烟火洗刷,留下时代的烙印。吊脚楼上,当年一袭红衣的少女风姿绰约的青葱岁月,无拘无束的欢声笑语而今荡然无存,只剩下那扇虚掩的门窗,婉约地诉说着这里千回百转的前世今生。

“峨眉山月半轮秋,影入平羌江水流。夜发清溪向三峡,思君不见下渝州。”李白这首千古流传的《峨眉山月歌》吟诵就是平羌三峡,而平羌三峡的起点就源于在此的汉阳码头。遥想当年汉阳古镇这荡气回肠的水码头,那条古色古香的老街让人回味无穷,那条古色古香的老街一色的吊脚楼,店铺鳞次栉比。三江九乡客商云集,酒帘飘飘,茶香袅袅,买卖之声不绝。入夜,临街的每一个店铺前都挂

起了一串串的红灯笼,给这小镇的夜晚涂上一层梦幻般的色彩,给千年的时空撩拨起一道神秘的面纱……

现在,那曲曲折折的石板街仍在,独具特色连排的吊脚楼而今镇上仅存一二。很多曾有过的,现在没有了,两头尖尖的大船,穿梭往来的舟舸,百帆满江,千船竞渡,扬桨收帆,不见踪迹。极富装饰意味的灯笼,还有巡夜的更声,川戏锣鼓,荷叶清音……都没有了,早已消失在时空的记忆中,依稀可辨那一道道高高的封火墙,似乎在回放着一段历史的拷贝。一阵手机的来电打断了我的沉思,此时已渐黄昏时分,夕阳钻出云层,给眼前的岷江洒下万道光芒,五彩斑斓。望着静静流淌的岷江,行走在这湿润极富弹性的沙滩上,耳畔还隐约响起曾经遗留在这里经久不息纤夫的船歌,心中的怀想和惆怅,我只好交给那轻描淡写黛青色